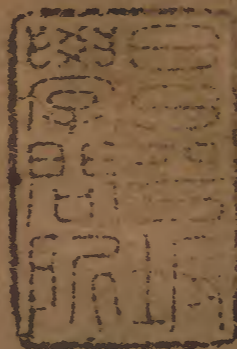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

五六



			八	二	漢
		六	八	五	書
一	〇	九	二	五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八	二	漢
		一	〇	九	書
二	七	四	一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85
冊數	10 (3)
函號	274 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禮記集說卷之五

淺草文庫

後學東匯澤陳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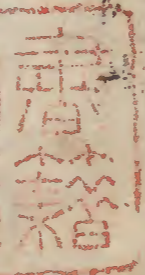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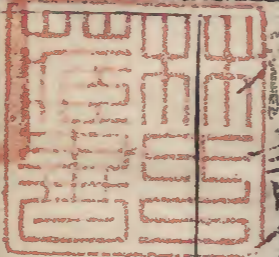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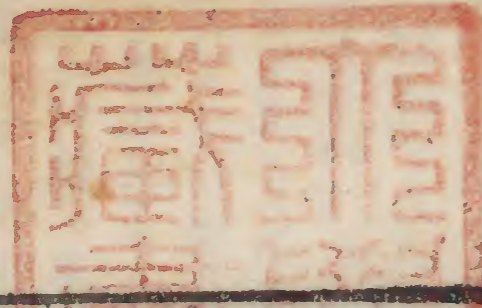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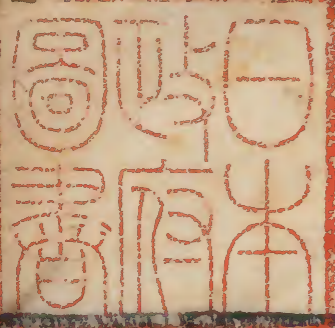
王制第五

疏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
盧植云文帝令博士諸生作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天子一
位子男同一位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



周禮地官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士凡五等

孟子言君一位凡六等○疏曰五等虞夏周同殷三等公侯伯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

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言天子諸侯田里之廣狹不能猶不足也不合於天子者不與王朝之聚會也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險夷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

里

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

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

士視附庸

此言王朝有位者之田亦與孟子不同○方氏曰三公而下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元士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同不言中士下士則視附庸分上士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

唯

周禮地官小司徒
上地家七人可任
也者家三人中
地家六人可任也
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
者家二人

禮記集言卷五

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
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此言庶人之田井田之制一夫百畝肥饒者
為上農瘠瘠者為下農故所養有多寡也府
史胥徒之屬皆庶人之在官者其祿以農之
上下為差多者不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
得下食五人之祿隨其
高下為五等之多寡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
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
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言大國也視上農夫
者得食九人之祿也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
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
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
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
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
可一一追復矣 朱子曰孟子此章之說與周禮
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方氏曰次國小
國不言大夫士者多寡同於大國可知由卿而上
三等之國所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者蓋
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
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為之殺則臣之

燼

所養不能自給此以多
寡或同或異也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
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
下大夫

此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頻聘並會之時尊
卑之序如此鄭云爵位同則小國在下謂其
人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之下爵異固在
上者謂若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位於大國
大夫之
上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

分

鄭氏曰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
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
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
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疏曰今大國之
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
者其行位之數各倍其上國三分之二位次
國以九當大國為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
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各當其大國三分之
有小國以次國為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
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
也各居
上之三分

二國

謂

八州方千里者
各百万里也

内方百里之國三十
者每百里一萬里

合三十萬里也
内方七十里之國六

十者每七十里
四千九百里合

二十九萬四千里
内五十里之國百二

十者每五十里
二千五百里合

三十萬里
都合八十九萬四千里

也
其餘十萬六千里

附庸間田
八州皆准之

天子縣内方千里
者百万里也

内方百里之國九
每百里一萬里合

九萬里也
内七十里之國二十一

每七十里四千九百
里合十萬二千九

百里也
内五十里之國六十

三每五十里二千
五百里合十五萬

七千五百里也
都合三千五百萬里

也
其餘六十四萬九千

六百里祿士間田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

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

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

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

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九州并王畿而言此但言每一州所可容者
如此凡八州餘以例推皆言畿外之制下文
始言天子畿
内之制也

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

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

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

餘以祿士以為間田

鄭注畿内九大國者三為三公之田又三為
三公致仕者之田餘三待封王之子弟也次

國二十二者六為六卿之田又六為六卿致
仕者之田又三為三孤之田餘六亦待封王

子弟也小國六十三者二十七大夫之田并
大夫致仕之田其五十四餘九亦待封王子

弟也三孤無職雖致仕猶可即而謀故不副
愚意此無明證皆鄭氏臆說况周制六卿兼

公孤則所餘之田尚多然如周王之支子在
周者皆世爵祿則累朝之王子弟未必能盡

侯

有所封也。疏曰：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朱子曰：恐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曰：非惟施之當今，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二國，天子之元

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九州而千七百七十三國者，內一州為王畿，容九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元士附庸不與者，以上文所算止五十里而元士附庸皆不

能五十里，故不與也。石梁王氏曰：註引和百國之說，謂夏制要服內七千里，與五服五千之言不合。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

為御

共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御謂凡天子之服用，蓋皆取之租稅也。亦氏曰：以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卑者所稱不為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為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為有餘，且以其速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已，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以為御也，要之以共官為主，爾千

里之內非不共官也
要之以為御為主爾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
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
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
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
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
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
二伯

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
公主之北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
也八伯為八州之伯
二伯則天下之伯也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方氏曰甸服四面五百里則為方千里矣王
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
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
舉其最遠最近則缺要之服在其中矣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

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
官倍注獨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
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
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馬氏曰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而六卿之中又有三孤焉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之屬也至於大夫士則又三卿之屬焉下大夫五人二卿之下下大夫各二人一卿之下下大夫一人周官所謂設其象即三卿也傳其伍即下大夫五人也陳其殷即

上士二十七人也。有上中下之大夫而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也。其實大夫有上中下之辨。士亦有上中下而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也。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於方伯之

國國三人

監者監臨而督察之也。自王朝出權亦尊矣。一州三人則二十四人也。此大夫之在朝必無職守者。使有常職豈可遣乎。不然則特命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畿內之地。王朝百官食祿之邑在焉。畿外乃以封建使其子孫嗣守。然內亦謂之諸侯者。

監
擊平

上公九年 衮冕九章

三公八年 鷩冕

次國之君七年 鷩冕
七章

小國之君五年

毳冕五章

大國之卿三年

絺冕三章

下卿再命

玄冕一章

小國之卿 爵弁

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

過九命。

制者言三公命服之制也。命數止於九。天子之三公八命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而著衮冕。故云一命衮。若為三公而有加衮者。是出於特恩之賜。非例當然。故云若有加則賜也。人臣無過九命者。大宗伯再命受服。與此不同。馬氏曰三公衮服有降龍。無升龍。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

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

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本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之卿再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知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而已。大國對下卿言。卿指上中可知。小國特言卿。則兼三等之卿可知。言下大夫而不及上中者。蓋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故也。前言上中下之所當。與此不同者。位雖視其命。不能無詳略之異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

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入

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論謂考評其行藝之詳也。論辨則材之優劣審矣。任事則能勝其任矣。於是爵之以一命

之位而養之以祿焉。○疏曰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

殷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于甸師氏也。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

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

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公家不畜刑人。舊說以為商制。以用官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園。髡者守

積也。唯其所之者。量其罪之所當往適之地而居之。如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也。示弗故生。不授之田。不賜其之。示不故欲其生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大聘。五年一朝。

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親行。

天子五年一巡守。

舜典曰。五載一巡守。周官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孟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

山川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

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泰山也宗尊也東方之山莫高於此故祀以為東岳而稱岱宗也柴本作崇今通用燔燎以祭天而告至也東方山川之當祭者皆於此望而祀之遂接見東方之諸侯問有百歲之人則即其家而見之以其年高故不召見也

命大泰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費

嫁去聲以觀民之所好去聲惡去聲志淫好去聲僻

僻

犬師樂官之長詩以言志采錄而觀覽之則風俗之美惡可見政令之得失可知矣物之

供用者皆出於市而價之貴賤則係於人之好惡好質則用物貴好奢則侈物貴志流於奢淫則所好皆邪僻矣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

衣服正之

典禮掌禮之官也考時月定日即禮典所云協時月正日也考校四時及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日有甲乙先後考之使各常其節法律禮樂制度衣服皆王者所定天下一君不容有異異則非正矣故因巡守所至而正其不同者使皆同也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

君削以地

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不舉者為不敬山川地之望也故削地焉

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

黜以爵

宗廟不順如祭昭穆之次失祭祀之時皆不孝也爵者祖宗所傳故絀爵焉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

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

不從違戾也流者竄之遠方討者聲罪致戮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此章四君字皆譌君

君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應氏曰律者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所以示勸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

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

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

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假至也歸至京師即以特牛告至于祖禰之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

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為巡守也諸侯則朝覲會同之出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考禮者稽考而是正之使無違僭也正刑者行以公平使無偏枉也一德無貳心也三者皆尊天子之事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

以祝將之
以能鼓將之
日抄点

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祝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鼗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之謂使者執此以將命也○疏曰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鈇莖斫刀也鈇斧也

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圭瓚璋瓚皆酌鬯酒之爵以大圭為瓚之柄者曰圭瓚釀秬鬯為酒芬香條鬯於上下故曰鬯祭酒灌地降神必用鬯故未賜圭瓚則求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為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

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

曰類宮

疏曰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是殷制若周制則畿內千里百里為郊諸侯之郊公

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天子諸侯皆近郊半遠郊此小學大學殷制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類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說文云類宮諸侯鄉射之宮也○舊說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

禡禡馬怕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

成於學

禘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獲罪人而反。則釋奠于先聖先師。而告訊馘焉。訊謂其魁首。當訊問者。馘所截彼人之左

耳。告者告其多寡之數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干

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也。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是為此三者之用也。乾豆腊之

以為祭祀之豆。賈也。○疏曰。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

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書曰。暴殄天物。合圍。四面圍之也。掩羣者。掩襲而舉羣取之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

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

田獵。

殺獲也。獲所驅之禽獸也。綏。旌旗之屬也。下。偃仆之也。佐車。即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獸使趨於田之地。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也。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序。

月令孟春獺祭
魚季秋豺乃
祭獸殺禽
仲春鷹鳥化為鳩
孟秋鷹鳥乃祭鳥
孟春毋西復巢毋
殺孩蟲胎天飛
鳥毋麋毋郊

不言何言卷五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
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罝羅草
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斂不以
火田不麝迷不卵不殺胎不妖於表
天鳥老不覆芳六巢
深絕水取魚者周禮註云水堰也堰水為關
空以苟承其空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此言鳩
化為鷹必仲秋也罝羅皆捕鳥之網麝獸子
之通稱妖斷殺之也天禽獸之稚者此十者
皆田之禮順時
序廣仁意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亦小五穀
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
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
為出

以三十年之通者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
有十年之餘也蓋每歲所入均折為四而用
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歲之
用矣此所以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鄭註
以九年言之蓋積三十年內閏月當一歲也
一說二十七年則有九年之餘言三十者舉
成數耳

豐巴集說卷五

祭用數之仿勤

鄭註以物為十一。疏以為分散之名。大槩是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行常祭之禮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仿。

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以前。常屬紼於輅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越喪紼而往也。喪三年而除中間禮事繁難。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暴者。殘敗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所謂以美沒禮也。惟其制用有一定之則。是以歲有豐凶。而禮無奢儉。此記者之言。雜記云凶年祀以下牲。孔子之言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

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飢而食菜則色病故云菜色殺牲盛饌曰舉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備食又云大荒則不舉者蓋偶值凶年雖有備亦當貶損耳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

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諸侯降於天子而五月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士庶人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固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其以上文降殺俱兩月在下旬可知

故略言之歟孔氏引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為三月士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誠如此則是大夫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次說為正

無人縣封葬不為聲雨止不封

不樹喪不貳事

此言無人之禮無人無碑繆縣繩下棺故云縣寔也不封不為立槨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無人則終喪無二事也

自天子達於無人喪從死者祭從生

者

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與此意同

支子不祭

說見曲禮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

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太祖始爵者也士一廟侯國中下士也上士二廟天子諸侯正寢謂之路寢卿大夫士曰適室亦謂之適寢庶人無廟故祭先於寢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

禘秋曰嘗冬曰烝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禘夏曰禘以禘為殷祭○疏曰禘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者無也冬時物成者衆也鄭疑為夏殷祭名者以其與周不同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

不言年言者三

古注云五祀謂司
命也中雷也門也
行也厲也此祭謂
大夫有地者其無
地祭三耳
祭法云大夫三祀
曰族厲曰門曰行

祭法云王立七祀曰
司命曰中雷曰國門
曰國行曰泰厲曰戶
曰竈諸侯立五祀曰
司命曰中雷曰國
門曰國行曰公房

植初

之疑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
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六川五嶽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
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
地而無主後者

視三公視諸侯謂視其饗餼宰禮之多寡以
為牲器之數也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
所都之故墟也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
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昔嘗

有功德於民不宜絕其祀也○周官制度云
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
獨祭法加為七在傳家語以為重該備庶句
龍之五官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雷然則所
謂五祀者名雖同而祭各有所主也鄭氏以
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大宗伯亦云祭
社稷五祀儀禮士疾病禱五祀則五祀無尊
卑隆殺之辨矣愚意鄭氏只是臆說祭法之
言亦未可深信

天子植特初禘嘗禘

禘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禘則羣廟之主皆
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二
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初
則特祭者各於其廟也禘嘗禘皆合食○石

見在傳
亦五年

梁王氏曰特約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於此時不約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約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約故曰特約

諸侯約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

烝則不約

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

○石梁王氏曰諸侯歲朝為廢一時之祭王事重也

諸侯約禘一牲一禘一禘嘗禘烝禘

禘約禘禘非有異也變文而已禘嘗禘烝與嘗禘烝禘亦然諸侯所以降於天子者禘一

牲一禘而已言夏祭之禘今歲禘則來歲禘禘之明年又禘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禘也

○石梁王氏曰物稍成未若大成其成亦未可必故夏禘之時可禘可約不可嘗也秋冬

物成可必故此二時必可禘故不云禘而云嘗禘烝禘此一節專為禘祭發也○愚按此

章先儒以為夏殷之制然禘王者之大祭也今以為四時常祭之名何歟豈周更時祭之

名而後禘專為大祭歟又周官制度云先王制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

之禘五年之禘象閏又云正制之言禘非三年之制也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

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
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祭有常禮有常時薦非正祭但遇時物即薦然亦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首時者四時之孟月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

賓客之牛角尺

如繭如栗擯也擯謂長不出管側手為膚四指也賓客之用則取其肥大而已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

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烹牛羊豕必為鼎實鼎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所以無故不殺也珍之名物見內則庶人無故亦以非冠昏之禮歟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

廟

羞不踰牲者如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為庶羞也此三者皆言薄於奉已厚於事神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此一節舊在庶人者若不徒食之後今考其序當移在此大夫有田祿則不假借祭器於

杜詩君看
隋陽雁卷
有稻粟謀

人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則假之可也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

古者公由藉子夜而不稅

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但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取其私田之稅

市廛而不稅

廛市宅也賦其市也之廛而不征其貨也

關譏而不征

關之設但主於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其往來貨物之稅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山澤採取之物其入也雖有時然與民共其利即孟子所謂澤梁無禁也

夫幸田無征

幸田者祿外之田所以供祭祀不稅所以厚賢也曰幸者潔白之儀也周官制度云幸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此專主祭祀故無征然王制言大夫七宗廟之祭自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亦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既云皆有田何故又云無田則薦以此知賜幸田亦以有功德則賜幸瓚耳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

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田里不粥育墓地不請毛

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不得而請求已亦不得以擅與故爭墓地者墓大夫聽其訟焉

司空執度度待洛地居民山川沮將

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書曰司空掌邦土執度度地量地遠近蓋定邑井城郭廬舍之區域也山川沮澤有燥濕寒暖之不同以時候其四時知其氣候早晚使居者不失寒暖之宜也興事任力亦謂公

家力役之征也○方氏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剛壯者之食

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寬厚之至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

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

重遲速異齊去五味異和去器械異

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

政不易其宜

居謂儲積以備用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材者夫人日用所須之物如天生五材之材天地之氣東南多煖西北多寒地勢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因其地之所宜而為之備如糴粟可以備寒締綌可以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此皆因天地所宜也廣谷大川自天地初分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異俗理有固然其情性之緩急亦氣之所稟殊也飲食器械衣服之有異聖王亦豈必強之使同哉惟修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用而心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

推移

馮氏曰五方之民以氣稟之不齊兼習俗之異尚是以其性各隨氣稟之昏明習俗之薄厚而不可推移焉若論其本然之性則一而已矣鄭氏亦曰地氣使之然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離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丹青涅之交趾。足
拇指相向也。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者。西
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

利用備器

俗雖不同亦皆隨地
以資其生無不足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

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

曰狄鞮低北方曰譯

方氏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
欲之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
欲非寄象鞮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
寄言能寓風俗之異於此象言能仿象風俗
之異於彼鞮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
其言語之異用宦通謂之象胥而世俗則通
謂之譯也○劉氏曰此四者皆主通達人言
語之官寄者寓也以其言之難通如寄託其
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象像也如以意仿像
其形似而通之用官象胥是也狄猶逐也鞮
戎狄獲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而知其言意之
所在而通之用官鞮獲氏亦以通其聲歌而
以舞者所履為名譯釋也猶言騰也謂以彼
此言語相瞻釋而通之也越裳氏重九譯而
朝是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待洛地以居
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則無偏而不舉之弊。地也。邑也。居也。三者既相得。則由小以推之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法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

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劉氏曰。富而後教。理勢當然。若救死恐不贍。則必疾視其上。而欲與偕亡矣。雖欲興學。其可得乎。此篇自分田制。祿命官。論材。朝聘。巡守。行賞罰。設國學。為田漁。制國用。廣儲蓄。脩

六禮冠昏喪祭
鄉相見七教父子
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
飲食衣服事為
異別量數制

葬祭定賦役安邇人來遠人使中國五方各
得其所而養生喪死無憾是王道之始也至
此則君道既得而民德當新然後立鄉學以
教民而與其賢能下文司徒脩六禮以下至
庶人耆老不徒食皆化民成俗之事是王道
之成也後段自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以下
至篇終是
王制傳文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

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養其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

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

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則總其政令者也。六禮七教八政見篇末皆道德之用也。道德則其體也。禮既一則俗無不同矣。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

帥國之俊士與聲執事焉。

此下言簡不肖以糾惡之事。鄉畿內六鄉也。在遠郊之內。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庠則鄉之學也。耆老鄉中致仕之鄉大夫也。元日所擇之善日也。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酒之禮。射以中為上。故曰上功。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教官

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

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

如初禮

左右對移以易其歲脩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

初禮不變棄丙之遠方終身不齒

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

而猶不俊焉。則其人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此言上賢崇德之事。○劉氏曰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由之穎出曰秀。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穎出於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於司徒。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為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其有才德又穎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舉升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名也。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

征於司徒曰造士。

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也。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者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

詩書

此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樂正掌其教司馬則掌選法也。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故言往也。文王世子言春誦夏絃與此不同者古

人之教雖曰之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奔彼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舊註陰陽之說似為拘泥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皆造皆來受教于樂正也惟次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

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胥皆樂官之屬鄭注以棘為棘又以棘訓偏棘本西戎地名愚謂不若讀如本字意也欲其遷善之速也寄者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蓋雖屏之終身不齒然猶為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蓋國子皆世族之親與庶人跡賤者異故親親而有望焉○方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衆庶之家為易治世祿之家為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之所考

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
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久而考
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
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疏曰周立四代
之學於國而以有
虞氏之庠為鄉學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

升諸司馬曰進士

疏曰司馬掌爵祿但
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

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蔡漢云自秀士選士俊士
造士凡四等自論定而官
官而爵爵而祿之凡四
等其謹如此

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
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
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
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
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
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
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二道可為選
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
則論選之法與國子
第同矣此其二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夫凡云執主下之人
言論主上之人言

發其事如戰陳無勇而敗國殄民或荒淫
失行而悖常亂俗生則擯弃死則賤降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帥旅之役也。○方氏曰先王設官未嘗不
辨亦未嘗不通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
而辨之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造士
則司馬辨論官材是聯事而通之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力果股肱決

射御

射御之技四方惟所之然但論力之優劣而
已所以擐衣而出其股肱者欲以決勝負而
示武勇也

榮選云按此謂技乃武
夫賤士之役諸儒釋以
大祝大史五射五御非也
一射御也有德則稱藝
而為全材無德則稱技
而為人役

大禹謨云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

蘇溪云簡所書獄辭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
百士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
官出鄉不與士齒任於家者出鄉不
與士齒

不貳事則所業彌至於精不移官恐他職非
其所長以技名者賤為大夫之臣亦賤故不
得與為士者齒列然必出鄉乃爾者於其本
鄉有族人親戚之為士者或不忍卑之故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
刺次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凡出於家
者不重因不
齒而類言
之

呂刑之惟貌
有替無簡
不聽

蘇溪云麗於事謂各附麗於本事不假別事為喜怒而迁其罪也

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有罪當殺者先問之羣臣次問之羣吏又問之庶民然後決其輕重也。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難於聽斷矣。於是有所附而赦焉。附而入之則施刑從輕。赦而出之則宥罪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制斷也。天倫天理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體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郵與尤同。責也。凡有罪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

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俾以成之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而直在其中者以其有父子之親也。刑亂國用重典以其無君臣之義也。推類可以通其餘顧所以權之何如耳。父子君臣人倫之重者故特舉以言之亦承上文天倫之意所犯雖同而有輕重淺深之殊者不可繁議也。故別之所謂權也。明視聰聽而察之於詞色之間忠愛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汎猶廣也。其

三反

黃憲漢點

或在所可疑則泛然而廣詢之衆見焉衆人共謂可疑則宥之矣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徃非公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文然後制刑

成獄訟者謂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是也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聽察也棘木

外朝之卿位也又當作宥履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謂行刑之時天子猶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下而上咸無異說而天子猶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為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

馮氏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難犯也惟其當刑必刑輕且不赦而况於重者乎故君子不容不盡心焉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蕪漢云析言則離於理
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
失其實改作則反其常
執左道則皆正理

疏曰刑是刑體○馬氏曰刑之所以為刑者
猶人之有例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為刑一體
不備不足以為成人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
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君子無所不盡其
心至於用刑則
尤慎焉者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
殺

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者也變
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罔惑于
人皆足以亂政
故在所當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

去聲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
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淫聲非先王之樂也異服非先王之服也奇
技奇器如偃師舞木之類書云紉作奇技淫
巧以悅婦人所行雖偽而堅不可攻所言雖
偽而辨不可屈如白馬非馬之類所學雖非
正道而涉獵甚廣則亦難於窮詰順非文過
也所行雖非而善於文飾其言滑澤無滯衆
皆疑其為是也至於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
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以使人惑於見聞
而違悖禮法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決然
殺之不復審聽亦為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立法有典司刑有官雖過失不赦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若先示之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禁矣豈能齊之乎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

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

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用器不中去聲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

考正記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緹

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敬金璋以金飾之考正記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是矣

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

狹不中量不粥於市燕色亂正色不

粥於市

大

此所以禁民之不法用器人生日用之器也數升縷多寡之數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

二尺四寸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

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儉

方註云成善也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未不
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
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衆而使風俗之同也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劉氏曰凡上文所當禁戒之事雖有司刑司市之屬以治之然不有以譏察之則犯者衆而獲者寡矣故令司關者執禁戒之令以譏察之見異服則禁之聞異言則識之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識關境上門舉關則郊門城門皆在其中矣司徒之屬有

司門司關者皆其職之大略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去聲天子齊

戒受諫

周官大史典禮之籍國有禮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及所當知之諱惡如廟諱忌日之類奉而進之天子天子重其事故齋戒以受其所教詔諫猶教詔也不言大宗伯者體貌尊惟詔相大禮於臨時耳

司會古外反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

齊戒受質

采選云大司寇三官字
疑誤而大司徒之下亦
有脫字

采選云此三官字亦疑誤
三字似當作六字大司徒
上下當有冢宰大宗伯大
司寇字

蘇漢云百官齊戒受質
者古說謂天子平斷畢
報百官復齊戒而受之
山陰陸氏謂百官各又自
受其質也云

司會冢宰之屬掌治法之財用會計及王與
冢宰廢置等事故歲之將終也質平其一歲
之計要於天子而先之冢宰冢宰重其事而
齊戒以受其質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
也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
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
受質。

市司市也。周官司市下大夫二人。司會所質
冢宰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從
司會而質於天子。則司徒
司馬司空亦齊戒而受之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
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
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去聲農成。

歲事制國用

百官位卑不敢專達故但質於三官三官達
於司徒司馬司空而為之質於天子天子與
六卿受而平斷畢則還報其平於下故百官
齊戒以受上之平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
以致其敬者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六官獨
不言大宗伯者宗伯禮樂事行則天子六卿
皆在無可歲會者惟大樂正教國子及一歲
禮樂之費用當質正之爾然雖不言宗伯而

表了凡百百
官質于三
官如大司徒
大司會字大
樂正司馬
小司寇質于
大司會字大
序人質于司
市也

三老五更事詳見
文王世子樂記
及後漢明帝紀

先言犬史典禮於前則其尊重禮樂之意可見矣已上並劉氏說○石梁王氏曰犬史典禮以下至制國用此一節與周制異與夏殷無考

凡養老

養老之禮其目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國事則養其父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凡七也

有虞氏以燕禮

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其牲用狗其禮亦有二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也

夏后氏以饗禮

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為獻數畢而止然亦有四焉諸侯來朝一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二也戎狄之君使來三也享宿衛及耆老孤子四也惟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酒醉為度酒正云

殷人以食嗣禮

食禮者有飯有餼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然亦有二焉大行人云食禮

體薦見左傳宣十
六年

九舉及公食大夫之類謂之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則謂之燕食也饗食禮之正故行之於廟燕以示慈惠故行之於寢也

周人脩而兼用之

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秋冬則用殷之食周尚文故兼用三代之禮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

學達於諸侯

鄉學也國中小學也學大學也達於諸侯者天子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一坐

八十拜君命巫再至瞽亦如之九十

使人受

人君有命人臣拜受禮也惟八十之老與無目之人為難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九十則又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此言君致享食之禮於其家而受之之禮如此然他命則亦必然矣

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

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

遊可也

凡云比上句深一層且玩可也二字便是

是帶說

糗糧也。異者精粗與少者殊也。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不使闕乏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寢言寢處之所行有度。閤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備具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

日脩唯絞。交其編。衾冒死而后制。

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豫為送終之備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月制。至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脩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者也。衾冒被也。絞

與衿皆用十五升布為之。凡衾皆五幅。士小斂。緇衾。禭裏大斂。則二衾。冒所以韜尸。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緘。其用之。先以緘韜足而上次。以質韜首。而下齊于手。士緇冒。禭。緘。象生時玄衣纁裳也。此四物須死乃制。以其易成故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

不煖。八十非入不煖。九十雖得入不

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

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

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了凡云杖于朝者猶朝君也。至就其室則不朝。

了凡云。上句未致仕者。下句已致仕者。月字日字俱重。

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未五十者不得執也。巡守而就見百年者。泛言衆庶之老也。此就見九十者。專指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亦異禮也。珍與常珍之珍同。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

秩。

不俟朝者。謂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猶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也。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

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

事弗及也。

方氏曰。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力政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必六十然後不與焉。從謂行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旁有所加之謂以其老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

衰。催麻為喪。

五十而爵。命為大夫也。不親學。以其不能備弟子之禮也。致政事。以其不能勝職任之勞。

善後曰。命為大夫。戒于喪紀之事。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字則三代共之今按

也或有死喪之事惟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庠

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為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上庠大學在西郊下庠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序

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虞庠在國之西郊

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皇收昂皆冠冕之名然制度詳悉則不可考矣深衣白布衣也

陸音曰理王音皇本又作皇疏曰周札有皇即有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風羽五采畫羽飾焉

既曰收言所以收
欽髮也

既曰冑名出於撫
撫禮也所以自覆
飾也

顏會曰冑之言
俛後作前俯主
於恭也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燕衣。黑衣也。夏后氏尚黑。君與羣臣燕飲之服。即諸侯日視朝之服也。其冠則玄冠而緇帶。素鞞。白鳥也。

殷人冑而祭。綳衣而養老

冑。反。火羽。綳。生絹。亦名素。此綳衣。則謂白布深衣也。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玄衣。亦朝服也。緇衣。素裳。十五升布為之。六入為玄。七入為緇。故緇衣亦名玄衣也。又按夏氏尚黑。衣裳皆黑。殷尚白。則衣裳皆白。周兼用之。故玄衣而素裳。凡諸侯朝服。即天子

燕服。而諸侯之行燕禮。亦此服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入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

從政。廢疾。非入不養者。一人不從政。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

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

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暮不從政

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舊說將徙於諸侯者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自諸侯來徙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其新徙當復除諸侯地寬役少故惟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慕故期不從政一說謂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未知孰是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鰥老而無

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也皆有常餼

在傳雀持生成及彊而寡是無妻者亦可言寡也皆有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

瘖音聾跛彼我躄壁者侏儒百

工各以其器食嗣之

瘖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躄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體短小者也百工衆雜技藝也器猶能也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官之役使故遂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之疏引國語戒施植罇等六者為證

直

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隨行 陸音并 慈溪說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凡男子婦人同出一塗者則男子常由婦人之右婦人常由男子之左為速別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

踰

父之齒兄之齒謂其人年與父等或與兄等也隨行隨其後也鴈行並行而稍後也朋友年相若則彼此不可相踰越而有先後言並行而齊也

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并已獨任之也分折而二之也

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

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則九百畝也長闊一里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

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

皇紀書下紀卷五

方里而并方十里
而一百井方百里
而一萬井方千里
而一萬井也一井
九百畝至百萬井
而九萬畝

十億畝

一箇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乃九百萬畝也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

億畝

計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為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為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應氏曰自此至篇末皆覆解篇首及中間并

北南 九列

恒山南河 冀域

南河 豫域

江 衡山 荊域

東西 東河 東海 徐域

東河 西河 冀域

西河 流沙 雍域

北冀 中冀 南荊

東青 徐 兗在徐豫間

東南 隅 揚

西南 隅 梁

西 雍

田封建地 里之界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方氏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應氏曰此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

南北則夷徽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遶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禹貢東漸西被。朔南咸暨。特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也。

凡四海之內。斷短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

十億畝

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為九。為方千里者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個萬億。又云一萬億。言八十箇萬億之外。更有一萬億。是共為八十一萬億畝。先儒以萬億二字為衍。非也。此並疏義。然愚按。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誤釋之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

孔說
九萬億畝九萬八十一
合八十一萬億畝
陳說
九千億畝九萬八十一
合八十五十億畝

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
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疏曰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
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
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
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
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
畝三十步不相應又今步每步剩出古步十二
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
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百二十一里六
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經文錯亂不
可用也○愚按疏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
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
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

一丈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
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
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
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里亦倣此
推之○方氏曰東田者即詩言南東其畝也
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向南言東則以廬在
其西而向東○嚴氏說南東其畝云或南
其畝或東其畝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

方千里者百方百里者百

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外八州每州各方千里。
是一百箇百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合萬里也。

封方百里者二十國其餘方百里者

七十

方千里者百方百里也
方百里者三十者每
百里各一万里合三十
万里也其餘七十
万里也

七十里內
方七十里者六十者
每七十里各四千九百
里合二十九萬四千
里也其餘四十萬
六十里

四十萬六千里內
方五十里之國百二十
者每五十里各二千
五百里合三十萬里
三段合八十九萬四千里
其餘十萬六千里

公侯皆方百里封三十
箇百里刺七十箇百里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

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

伯百七十里封六十箇七十里是占二十九箇
百里四十箇十里於三十箇百里內剩六十
箇十里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

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

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

六十

除上封二等國共占六十箇百里外止剩四
十箇百里及六十箇十里於此地內封子男
五十里之國者百二十箇每一百里封四箇
實占三十箇百里通三等封止剩十箇百里
六十箇十里○伯國方七十里七四十九
是四十九箇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
十五是二十
五箇十里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
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
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方千里者百方里也。

三十一等 方百里者九每百里一

万里合九万里其餘

九等 九十一万里

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每七十

里各四十九百里合十

万二千九百里其餘

八十万七千百里

二十七等 方五千里者六十三

方五千里者六十三

五十里各二千五百

里合十方七千五百

里三段合三十五

里四百里其餘六

除名山大澤之外皆為附庸之國及開田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

百封方百里者九〇其餘方百里者

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

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〇其

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

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二為方百里

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〇其餘方

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做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嗣九人中士食十

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

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

千八百八十八人

此言大國之數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

次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三大夫祿故食二百一十六人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

小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倍大夫祿故食百四十四人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降於天子所命也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祿視諸侯之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者也

方伯為去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

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謂之湯沐者言入至畿內即暫止頓於此齊絜而往也春秋傳謂之朝宿之邑惟方伯有之其餘否許慎言周千八百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地亦不能容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
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
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世子世國畿外之制也天子大夫不世爵而世祿先王使合爵人必取其有德有功者列國之君薨其子未得爵賜則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賜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而有功德者亦世之左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今所存者士冠士昏士喪特牲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
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
數制

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興民德脩則不壞明則不渝然非齊八政以防淫則亦禮教之害也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五方之械器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飲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齊之則不使有僭擬詭異之端矣此篇先儒謂雜舉歷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皆有明證又且多祖緯書豈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

鄭云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量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
徵矣然只據大綱而言與學以上脩六禮以
下其坦明者亦可
為後王之法也

禮記集說卷之五

禮記集說卷之六

月令第六

吊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
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
月用夏正今則雜舉三代及秦
事禮家記事者妙合為此篇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營室在亥
參之次也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
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疏曰月令
昏明中星皆大畧而言不與曆同
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二十
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
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
過於午後星未至正

送周書時訓解呂氏
十二月紀淮南子時訓訓
子月令可并考之又
大戴禮有夏小正
疏引前漢律曆志曰春蠢
也物蠢生也
淮南子云孟春之月招搖
指寅
朱子語類曰月令比堯
之曆象已不同今之曆
象又與月令不同
月令廣義曰立春日
在危去極一百六度
雨水日在室去極一
百一度此事又詳見
孔疏

鄭曰万物皆解乎
甲自抽軋而出

太皞

既曰東方生養盛
大元氣廣大謂之
皞

句芒既曰木初生之
時句芒而有芒角

鄭曰鱗象物孚甲
將解鱗龍蛇之
屬

南文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
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耳

其日甲乙

春於四時屬木日之所繫十干循環
獨言甲乙者木之屬也四時皆然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太皞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
木官之臣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
後王於春祀之四時
之帝與神皆此義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

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鱗蟲木之屬五聲角為木單出曰聲雜比曰
音調樂於春以角為主也律者候氣之管以
銅為之或云竹為之中猶應也太簇寅律長
八寸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
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護灰實其端其月氣
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天三生木地
八成之其數八成數也通於鼻者謂之臭臭
即氣也在口者謂之味酸羶皆木之屬戶者
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此神是陽氣在戶之內
春陽氣出故祀之祭先脾者木克土也○祭
豈獨斷曰戶春為少陽氣始出生養祀
之於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

魚鴻鴈來

禮記集說卷六

二

其

北
逆風不吹不凍
蟄蟲不振陰行陽魚不上水
青松藏樹不奈魚同多盜賊
鴻雁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

呂氏春秋淮南子候鴈

夏小正鴈北鄉

夏小正獺祭魚

淮南子魚上負冰

夏小正魚陟負冰

淮南子云蟄蟲始振獺

夏小正云啓蟄

解凍蘭乃芳

月令廣義云立春五日東風

此記寅月之候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

青陽左个。註云太寢東堂北偏也。疏云是明堂北偏而云太寢者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北偏者近北也。四面室謂之个。○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而并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

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殿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

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也。春言鸞則夏秋冬皆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倉與蒼同。馬八尺以上為龍服玉冠冕之飾及佩也。麥以金玉而生火玉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宛為羊當屬金而鄭云火畜皆不可曉。疏云鄭本五行傳言之然陰陽多塗不

倉曰氏作蒼十皆同
鄭謂麥屬木羊屬火
高誘謂麥金羊土
袁凡謂麥羊皆金
与陳澧同

淮南子旂作旗

可一定故今於四時所食及彘嘗麥雞嘗黍之類皆略之以俟知者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鑿者使文理龠疏直而通達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去聲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モツイニス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旋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去聲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母

迎春淮南子作迎歲

還反呂氏春秋作還乃

有不當去聲

謁告也春為生天地生育之盛德在於木位也迎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後倣此推之○疏曰節氣有早晚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去聲不貸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呂氏貨作咸

宿猶止也離猶行也言占候躔次不可差貸貨與咸同經紀者天文進退遲速之度數也初者曆家推步之舊法以此為占候之常也

草木萌動
草木繁動
呂氏春秋作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

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釐酒。

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為祈穀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五文也。參。參乘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為車右而衣甲御者。御車之人也。車右及御人皆

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粢盛。故曰帝籍。九推之後。無人終之。又而行燕禮。羣臣皆侍。士賤不與耕。故亦不與勞。酒之賜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騰天地

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

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遂善相

丘陵阪。反險原隰。習土地。所宜五穀

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

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田田峻也舍居也天子命田峻居東郊以督耕者皆使脩理其封疆謂井田之限域也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畚而端之使無迂壅封疆有界限徑術有潤狹土地有高下五種有宜否皆須田峻躬親教飭之以定其準直則農民無所疑惑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教學者以習舞之事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

牝

淮南子云幣禘鬼神犧牲用牡

不欲傷其生育

禁止伐木

以盛德在木也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烏老飛鳥毋

麇母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掩

埋胔漬

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麇獸子之通稱胔骨之尚有肉者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

掩骼埋胔呂氏春秋作掩骼埋胔淮南子胔作胔

呂氏春秋雨水作風雨

草木蚤落呂氏春秋作
草木早槁

戒不起不可從我始母變天之道母
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紀

天地大德日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
戰危事不得已而禦寇猶可也兵自我起以
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斷
絕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之紀叙矣其殃也

哉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
國時有恐

此巳火之氣所泄也言人君於孟春之月而
行孟夏之政令則感召於證如此後皆倣此

○疏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
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
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為孟仲季
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之

行秋令

謂孟秋
之令

則其民大疫標風暴雨總至藜莠

有蓬蒿並興

比申金之氣所傷也爾雅扶搖謂之疾風謂
風之回轉也藜莠蓬蒿並興者以生氣逆亂
故惡物乘之而茂也

疾風暴雨數至
淮南子疾風作飄風

雪霜大摯淮南子作
雨霜大電

首種不入淮南子作
首種不入

淮南子云仲春之月招
搖指卯

元嘉曆二月節日在
壁一度

井三十三度斗二十六度
弧在井十五度重星
在斗十度

逸周書正月節立春

正月中雨水二月節驚蟄

二月申春分

律節云漢初以驚蟄為
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

前漢末始改以雨水為正
月中驚蟄為二月節

後魏書以始雨水為二月
驚蟄一候

桃始華淮南子作桃李

始華 呂記桃李華

王冰云小桃華

夏小正正月梅杏地桃

華

倉庚鳴呂記作蒼庚

夏小正云有鳴鶉鷓

夏小正正月鶉鷓則為鳩
五月鳩為鶉

行冬令

謂孟冬
之令

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至首種聲不

入

此亥水之氣所滌也摯傷折也與摯獸
驚蟲之義同百穀惟稷先種故云首種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奎宿在戌降婁之次○疏曰餘月昏旦中星
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
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體廣不
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

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

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夾鍾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
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鳴黃也鳩布谷也王制
言鳩化為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為鳩以生育
氣盛故鷲鳥感之而變耳孔氏云化者反歸
舊形之謂故鷹化為鳩鳩復化為鷹如田鼠
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若腐草為螢雖為
蜚爵為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豈已

三統曆曰
二月節日
在奎五度

夾鍾律
長七寸四
分三釐
七毫三絲
呂註曰是
月方物去
陽夾陰而
生故曰夾
鍾
逸周書曰
桃不華是
謂陽否倉
庚不鳴臣
不口主鷹
不化鳩表
我數起

萌茅淮南子作句萌

呂註曰元善也日從

甲至矣也

即特牲同社用甲用日之始也

淮南子肆作皆

淮南子肆作皆

逆國書曰玄鳥不至婦人不口

帥九嬪御方氏說見大全

上訓侍下則幸御之意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

疏以達

青陽太廟東堂當大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安謂無所摧折之也存亦安也

擇元日命民社

令民祭社也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召諸社用戊日

命有司省

息井

罔

罔

去

桎

桎

毋肆掠

亮

止獄訟

罔牢也罔止也疏云周曰罔土殷曰姜里夏曰鈞臺罔罔秦獄名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桎皆木械肆陳尸也掠奪治也止謂諭使息爭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

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

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韞授以弓矢于

高禘之前

夏小正未降燕乃睇

日夜分
既曰晝夜漏刻畢融云
晝五刻夜五十刻按
日出入為限晝也星
見為夜日入後三刻皆
屬晝更有五十六刻
夜有四十四刻鄭玄
注尚書云自見之漏
五十五刻不見之漏
四十五刻云云

淮南子云雷始發聲
王冰云雷乃發聲芍藥
榮夏正正月必雷云
淮南子無始電二字
後魏書以鷹化鳩玄鳥
至雷始發聲為春分三
候以電始見為春分三
動蟄虫啟戶為清
明三候
呂淮無木字雷將作雷且
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高誘点日抄從之

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
以其至為祠禱祈嗣之候高禘禘禘之神也
高者尊之之稱變媒言禘神之也古有禘氏
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禘祀上帝則亦配祭之
故又謂之郊禘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
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
其為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
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嫄履巨跡
而生棄之事皆悖妄不經削之可也后妃帥
九嬪御者從往而侍奉禮事也禮天子所御
者祭畢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
顯之以神賜也韞弓衣也弓矢者男子之事
也故以為祥

是月也日夜分

晝夜各
五十刻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

謂始穿其
穴而出也

先雷三日

以節氣言在
春分前三日

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

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容止猶言動靜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
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骸有損缺凶災謂父

淮南子蟄
蟲咸動
二月四陽
陰卦
為雷天
大壯

同度量鈞衡石鄭說
鄭註曰鈞二十斤云云
梁典歲二月東巡守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

少舍カシヤルコト
高誘云日抄從之

毋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

權概

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為石。角斛也。權稱錘也。概執以平量器者。同則齊其長短。小大之制。鈞則平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欺枉。

是月也耕者少舍カシヤルコト乃脩闔扇寢

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少舍。暫息也。門戶之蔽。以木曰闔。以竹葦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寢是衣冠所藏之處。

大事。謂軍旅之事。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

山林

漉亦竭也。三者之禁。皆謂傷生意。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古者日在虛則藏冰。至此仲春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開冰。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

餘奉神也。

上丁

禮記集說卷六

良作斗桶

凡曰雙扉曰闔單扉曰扇

呂氏鮮作獻
鄭氏等
諸註皆
謂鮮當
作獻

夏小正三月頒冰
幽風七月云二之日鑿冰
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
日其蚤獻羔祭韭
陳註按鄭氏鄭本在傳
第四年

盥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釋菜以豆作舍米

夏小正丁亥萬用入

學

呂註曰六代之樂雲門咸池大韶大濩大夏大武也

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

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

正入學習樂

樂正樂官之長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平皮

幣

不用牲謂祈禱小祀耳如大牢祀高禩乃大典禮不在此限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則以

皮幣更易之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

寇戎來征

酉金之氣所傷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

相掠亮

子水之氣所淫也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

呂淮煖作煖

鄭註曰八月宿有昂畢畢好雨金氣動畢又為邊兵

三統曆云三月之節日在
胃七度
淮南子季春之月招搖指辰

姑洗律長七寸一分
鄭註脩繫百物考神納賓
呂註姑故洗新

夏小正拂桐苞
華節華而不實者曰
白桐 呂註桐梧桐也
王承之由鼠化為鴽
華節云田鼠即爾雅之鼯鼠
註云鼯鼠形大於鼠頭似兔
尾有毛黃青色云淮南子
註鼯鼠鼠云
玄中記百歲之鼠化為蝙蝠
蝠說文鼯鼠為伯楚所
化 爾雅鳥鼠同穴其鳥
為鼯其鼠為鼯
按爾雅推鴽鴽鴽同類鴽
雄鴽牝鴽鴽子鴽鴽子
鷄 呂註鴽鴽同類

為害

午火之氣所泄
也。蟻食苗心者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

中

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也七
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
鱗其音角律中姑洗蘇典其數八其
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姑洗辰律長七
寸九分寸之一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如虹始見現萍
始生

此記辰月之候
鴽鴽鴽之屬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

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

疏以達

青陽右个
東堂南偏

豐邑集說卷六

逸書云
桐不華歲
有大寒田
鼠不化鴽
國多食殘
虹不見婦
人苞亂萍
不生陰氣
華節云虹
攻也陽陰也
淮南云虹淫
氣也朱百
日午雨交
倏然成質
似有血氣
之類
亦氏云虹
天地虹潰
氣陰干陽
也說文陰
陽交會之氣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衣，衣色如鞠花之黃也。註云：黃桑之服者。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也。鞠字一音去。六反。先帝，先代，未德之君。薦，此衣于神坐，以祈蠶事。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

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

廟乃為麥祈實。

舟牧，主乘舟之官。五覆五反，所以詳視其罅漏傾側之處也。因薦鮪并祈麥實。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

畢出萌者，盡遠不可以內。

句，屈生者。萌，直生者。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泄，不宜吝嗇閉藏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

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

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振，猶救也。周，濟其不足也。在內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勉諸侯奉行，皆天子之德惠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

呂紀云：天子為始乘舟，註云：為猶於。

爾雅云：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似鱣而小。呂註：鮪魚似鯉而小。

倭名鮪一名黃鮪，魚本草鮪魚釋名鮪魚鮪魚。呂紀生者畢出，註：生一作身。

呂註：當出貨財不可賦飲以內之。

倉廩，呂紀作倉窮，淮南作困倉。

呂註云：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

茶，豈曰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

豈已述下卷六

了云道水路也

書周官司六之官邦士

畢駟弓紀作畢
淮南能毒之藥
九門呂紀作國門

淮南子鳴鳩奮其羽
戴勝降于桑
呂註

曹風鳴鳩在桑
夏小正鳴鳩
淮南子鳴鳩奮其羽
戴勝降于桑
淮南戴勝降于桑
音戴音帶亦作載
下惟既戴頌
方言戴南
周禮天官內宰中春
詔帥內外令婦始
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夏小正女子始蠶
凡云此月非蚕成之候
故當指將來而言

上騰循行去聲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司空掌邦土此皆其職也

田獵置嗟罟浮羅網罟瞋餒於偽獸之藥毋出九門

置罟皆捕獸之罟羅網皆捕鳥之罟小網長柄謂之罟以其似畢星之形故名用以掩兔也罟射者用以自隱也餒嚼之也藥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其逆生道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凡九門也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

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治籩舉筐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飛而翼拍身也戴勝織紘之鳥一名戴雋雋即頭上勝也此時恒在桑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植也所以架曲與籩筐者籩圓而筐方

后妃齊戒親東鄉去聲躬桑禁婦女毋

觀去聲省婦使以勸蠶事

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也禁婦女毋觀者禁止婦女使不得為容觀之飾也省婦使者減省其歲線縫製之事也此二者皆為勸勉之使盡力於蠶事也

呂註詩云
甫兔罟
又云不射
度罟也
置
罟

周禮地官
有山虞
澤虞注
虞虞也
凡曲植
淮南柘曲
呂註葛作
蒙日柘
席粗曰葛
女觀
呂註東氏

周禮考工記云凡攻木之
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
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
工五搏埴之工二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供郊
廟之服母有敢惰

登成也分繭分布於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為功之上下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

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
母或不良

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視諸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一說多寡之數也審而察之故云審五庫

之量也幹者諸器所用之木材也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

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此時百工皆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日號令必以二事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如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擘之類是也二是不得為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今月令無于時作為作詐偽

凡云孟春習舞仲春習舞習樂至此陽氣益盛而大合樂以助宣

淮南作牦牛

凡三畜系與縲同

呂註東牛父牛也騰

馬父馬也

賈註言馬牛其風

左傳風馬牛不相及

呂紀攘作禳

周禮百官方相氏掌蒙能皮黃金四同玄衣朱裳執大撻有帥百練而時難以常室設疫

畢春氣下 呂紀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

呂註曰山陵所殖不收入 徒注曰草木不登成也

鄭氏曰其禮亡

是月也乃合累平牛騰馬遊牝于牧

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壯者就牝者于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若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生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校多寡也

命國難那九門磔責攘以畢春氣

難之事在周官則方相氏掌之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舊說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昂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之而行此月初日在胃從胃歷昂故設疫之事當於此時行之也九門說見上章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

國有大恐

丑土之氣所懼也肅者枝葉減縮而急栗也大恐訛言相驚動也舊說孟春有恐是火訛以其行夏令也此行冬令當致水訛漢王商嘗止之矣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

不收

未土之氣所應也

呂紀國人儻淮南令國儻

胃十四度昂十二度大陵在其

呂註曰草木肅棘木不曲直也

鄭云淫霖也。今月令云
衆雨

三統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
元嘉曆四月節日在畢十度
左傳昭元年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指
搖指已

虞翻曰祝大高明也

呂註云盛陽用事。鮮散而羽。
馬氏云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
故夏則其蟲羽。
呂註云仲呂陰律也。陽散在
外。陰實在中。所以類陽也。故
曰仲呂。仲呂律長六寸五
分。八聲三。正電四絲六忽。餘二
夏。正曰聲則鳴金作山。亦雅云
螿。天蟬。呂註云蟬。蟬。蟬。蟬。蟬。
淮註云蟬。蟬。蟬。蟬。蟬。蟬。
華節。蟬。蟬。蟬。蟬。蟬。蟬。
呂註云丘蚓出。
淮南云丘蟬出。
夏小正云主黃莠。呂註云
王善生。今月令王善生。
王水云赤箭生。
呂註云苦菜秀。夏小正
取茶莠。王水云吳萸華。
華節云苦菜者茶而茶也。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
並起。

戌土之氣所應也。亦
收謂無所成遂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畢宿在申。
實沈之次。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炎帝。大庭氏。即神
農也。赤精之君。

其神祝融。

顓頊氏之子名
黎。火官之臣。

其蟲羽。其音徵。止律中。仲呂。其數

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師。

羽蟲。飛鳥之屬。徵音。屬火。中呂。四律。長六寸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

十四。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者。火之成數也。
苦焦。皆火屬。夏祭竈。火之養人者也。祭先師。

火克金也。○菜。莖。獨。斷。曰。竈。夏為太陽。其氣
長養。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于門奧。

面東設主
于竈。陞也。

螻蟴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螻蟴。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中呂當四月

孔疏曰徵

祉也。物盛
大而蕃。祉
也。

廣義曰立夏

五日。黃乃華
蟬。蟬。鳴。又五

日。荷。置。錢
蚯蚓。出。後

五日。王。瓜。生
赤箭。生。竹

笋。生。小。滿
之五日。苦菜
秀。吳。萸。華。
鶴。雛。出。

逸周書云螻蛄不鳴水潦
淫漫蚯蚓不出壁奪后
王瓜不生困於百姓苦菜
不秀賢人潛伏

旂淮南作旗

鄭謂菽水穀雞木畜
淮註雞菽皆屬火所殺
月抄云菽水穀雞木畜
廣義云菽土穀雞土畜

迎夏淮南作迎歲
還反呂紀淮南作還乃
封諸侯呂紀無諸字
編釋曰春無不當此
云飲說先後有倫必
當乃說

此記已月之候王瓜注云草摯本草作菘葵
音同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朱
氏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
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

天子居明堂左个

太寢南
堂東偏

乘朱路駕赤駟留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鷄其器高以粗

駟馬名色淺者赤色深者朱用
器高而粗大象物之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

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

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

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悅

立春言諸侯大夫而此不言諸侯者或在或
否不可必同故略之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

也融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以將飲
耐故也

菘葵
エニイハテ

韻會云駟
赤馬黑毛
尾也亦雅
註赤色黑
鬣或作馬

九云上三句重
替遂奉字下二
句重必當字

宋漢曰繼長增高
以植物言欲其長
則無壞其高則無
墜是繼之增之
也

柳文郭崇輒傳曰
見長人者好煩其令
若甚情焉平以禍
且昔者吏素而呼曰官
命促尔耕勗尔植督
尔積登繅而緒登織
而績字高幼孩遂而難
豚鳴鼓而聚之擊木
而吾小人具食履會
吏者直不得暇又何
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
息云云宋選引之以解此
段謂古人行之則利且後
世行之則厚且云云
註曰縣二千五百家
也鄙五百家也

命太尉贊祭後遂賢良舉長大行爵
出祿必當去聲其位

太尉秦官也。祭後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之
謂賢良以德言遂謂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
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謂選而用之也。
當其位者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
也。位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性墮母起

長者繼之而使益長。高者增之而使益高。壞
墮則傷已成之氣。起土功發大衆皆妨農

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之事。故禁止之。伐樹則傷條達之氣。
故亦在所禁。一說伐大木謂營宮室

是月也天子始締

締葛布
之細者

命野虞出行去聲田原為去聲天子勞去聲

農勸民毋或失時

失時謂
失農時

命司徒循行去聲縣鄙命農勉作毋休

于都

休呂紀作伏

淮南驅獸畜勿令害穀

呂紀農乃杖麥升獻

呂註曰麥始熟故言

先登水畜夏所宜食先登

廟者之至

逸周書云靡草不死國

縱盜賊

鄭註云靡草薺葶藶之屬
逸周書王冰以小暑至為孟
夏小滿之第三候除麥秋
至

勉其興作於田野之內禁其休息
于都邑之間皆恐其失農時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夏獵曰苗正為驅獸之害禾苗
者耳與三時之大獵自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

廟

登升之
於場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聚藥為供醫事也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陰
類陽盛則死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

夏於麥則秋
故云麥秋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
重而施刑也決如決水之決謂人以小罪相
告者即決遣之不收繫也其有
輕罪而在繫者則直縱出之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

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也收繭
稅者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
郊之稅十一故亦稅其繭十之一其餘入已
而為其夫造祭服一說再命受服服者公家

用禮樂下 呂紀云行之是今而甘雨至三旬

是月也天子飲酎

直又

用禮樂

所給故稅其十一者為給其夫祭服也受桑多則稅繭多少則稅亦少皆以桑為均齊也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婦之老少也如一皆稅十一也郊廟之服天子祭服也

請之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重釀之酒名之曰酎稠釀之義也春而造至此始成用禮樂而飲之蓋盛會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

朔來五穀不

滋四鄙入保

申金之氣所泄也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

城郭

亥水之氣所傷也

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

不實

寅木之氣所淫也以孟夏之月而行孟秋孟冬孟春之令故感召災異如此四鄙四面邊鄙之邑也保與堡同小城也入保入而依以為安也格至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且危

中

三統曆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淮南子曰仲夏之月搖搖指午

呂註曰行春啓蟄之令故有虫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暴疾之風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

呂紀筵簧作增簧
呂註竿笙以飽為之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逃鞀反鞀駢迷鼓均

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箎池

簧飭鐘磬祝昌六敵語

凡十九物皆樂器也鞀鞀鼓三者皆革音鞀即鼓也鞀所以裨助鼓節琴瑟皆絲音管簫皆竹音管如篴而小干戚戈羽皆舞器干盾戚斧也竿笙箎皆竹音竿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箎即篴也長尺四寸簧笙之舌蓋管中之金薄鏢也竿笙箎三者皆有簧也鍾金音磬石音祝敵皆木音祝如漆桶敵狀如伏虎祝以合樂之始敵以節樂之終脩者理其弊均者平其聲執者操持習學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治之也以將用盛樂雩祀故謹備之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

帝用盛樂

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三五祭川先河後海示重本也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聲周禮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盛樂即鞀鞀以下十九物並奏之也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以祈穀實

百縣畿內之邑也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甸龍后稷之類

呂註盛樂六代之樂

甸龍后稷見左昭二十九年

節註黍火教

呂註含批豐桃豐鳥所含食

夏小正啓籩藍蓼

呂註為藍青未成也

呂紀無燒炭

呂註炎氣盛位暴布則脆傷

呂註氏順陽氣布散在外人當出入故不閉

節謂挺寬也高誘謂緩也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雞嘗黍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今用登麥穀例移農乃登黍四字在是月也之下舊註以內則之雞為小鳥此雞為雞未

詳孰是含桃櫻桃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

藍之色青青者赤之毋刈之亦是傷時氣

毋燒灰

火之滅者為灰禁之亦為傷火氣也

毋暴布

暴暴之於日也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干盛陽也

門閭毋閉

一則順時氣之宣通一則使暑氣之宣散

關市毋索

索者搜索商旅匿稅之物蓋當時氣盛大之際人君亦當體之而行寬大之政也

挺重囚益其食

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假輕囚則不如是益其食者加其養也

夏小正碩馬
馬政呂氏作馬正
呂註班告也
班馬正 呂占

既曰夏至晝六十五刻
夜三十五刻
陽盡午中而微陰財
重明以下按淮南註
文

呂紀掩作掩 註云掩深也
無躁上有欲靜二字
今日令無躁作欲靜

淮南無刑作無徑 註云
當請詳而後行也

游牝別

反彼列

羣則繫

執

騰駒

班馬政

季春游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
拘繫騰躍之駒者止其蹊齧也班布也馬政
養馬之政令也周禮圉人圉師所掌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至猶極也夏至日長之極陽盡午中而微陰
眇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
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

或進薄滋味毋致和聲節者欲定

心氣

齊戒以定其心掩蔽以防其身毋或輕躁於
舉動毋或御進於聲色薄其調和之滋味節
其諸事之愛欲凡以定心氣而備陰疾也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見陰之所

成

刑陰事也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故百官府
刑罰之事皆止靜而不行也凡天地之氣順
則和競則逆故能致災咎此陰陽相爭之時
故須如此謹備晏安也陰道靜故云晏陰及
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為災
矣是以未定之前諸事皆不可忽也

易圖說云
陽生於子
中極於午
中
淮南止作
節掩作
慎

逸周書正氣華節蟬
作蜩

逸周書云鹿角不解兵
戈不息蜩不鳴貴臣故
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
了凡云用火如火田之類

淮南註云望雲物口氣
祥也

后註積土而高曰臺
其是加木曰榭

鹿角解駭蟬始鳴半夏生木莖謹榮

此又言午月
之候解脫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南方火位又因其位而盛其
用則為微陰之害故戒之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

陵可處臺榭以

凡此皆順
陽明之時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

暴兵來至

子水之氣
所傷也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勝特起其

國乃饑

卯木之氣
所淫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

於疫

酉金之氣所泄也。騰食苗葉之蟲
也百勝者言害稼之蟲非一類

華節云鹿
屬陽夏至
陽之極陰
始生鹿感
陰氣而其
角解
木莖榮
逆周天原
之

三統曆六月節日在柳
九度
淮南子季夏之月招搖指
未

呂註云林衆鐘聚陰律也
陽氣衰陰氣起万物衆
聚而成

呂紀蟋蟀居宇
淮南蟋蟀居與
夏小正鷹始擊
呂紀腐草化為螢
淮南腐草化為螢
王水云腐草化為螢

逸周書云溫風不至國無寬
教蝗蟀不居辟意迫之暴
鷹不學習不備戎盜
腐草不化螢穀實鮮
落

今月令漁師作榜人
呂紀登作舟
周札秋獻魚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柳宿在午鶉火之
次也火大火心宿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

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

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林鍾未律
長六寸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

為螢

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生於土中此時
羽翼猶未能遠飛但居其穴之壁至七月則
能遠飛而在野矣學習離學數飛也腐草得
暑濕之氣故變而為螢○朱氏曰溫風溫厚
之極涼風嚴凝之始腐草為螢
離明之極故幽類化為明類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

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

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
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元

揚氏禮記圖
季夏大火之
次在辰巳之
間辰房心屬
之

呂紀淮南
溫作涼

惟南命作令澤作滂納作

呂註云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四監監四郡大夫也
榮遷曰此秦制若周郊廟大祭祀不言祈且四監亦非周官

呂紀貸作忒

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也龜言登尊異之也龜言取易而賤之也

命澤人納材葦

蒲葦之屬生於澤中而可為用器故曰材澤人納之職也此皆煩細之事非專一月所為故不以是月起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

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供

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

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四監即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也前言百縣兼內外而言此百縣鄉遂之地也秩常也斂此芻為養犧牲之用各有常數故云秩芻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

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

良母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

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周禮典婦功與泉染人等皆婦官此指染人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造必用舊法故事毋得有參差貸變皆欲質正良善也旗旌旂也

命月令四為田

疵疏云五色未用曰采已用曰色

章者畫其象以別名位也詳見春
官同常○石梁王氏曰給當爲級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
木毋有斬伐

乃註疏本有之
大全本無之

以其方
盛故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
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
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
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呂註云土工
築臺穿池
合諸侯造
會也大事征
伐也

呂紀以搖養氣作搖蕩
於氣
發令而待 呂紀作發令
而干時
將持功 呂紀作將巡功

大事即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之事搖養
氣謂動散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謂未及徭
役之期而豫發召役之令使民廢已事而待
上之會期也神農農之神也季夏屬中央土
土神得位用事之時謂之神農者土神主成
就農事也東井主水在未故未月爲水潦盛
昌之月此時神農將主持稼穡之功舉大事
而傷其功則是干造化施生之道矣故有天
殃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
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
疇可以美土疆其兩

時行廣義
作時至

日抄云疆即
疆界之疆
非強梁之
強也

土潤溽暑 鄭点
土潤溽暑 陸李点
土潤溽暑 陳浩点
逸周書云土潤不溽暑物
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
無恩澤
周禮藉人掌殺草

呂紀土疆下
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
至三旬二日

呂紀鮮作解

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大雨亦
以之。而時行皆東。井之所主也。除草之法。先
芟。雞之。俟乾。則燒之。燒雞者。燒所雞之草也。
大雨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故云
利以殺草。時暑日烈。其水之熱如湯。草之燒
爛者。可以為田疇之糞。可以使土疆之美。凡
耕者。謂之疆難。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仙落。

鮮潔而
墮落也

國多風。欬。苦代。

風欬。因風而
致。欬疾也。

民乃遷徙。

辰土之氣
所應也。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

女災。

妊孕多敗。戌土
之氣所應也。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鷩。鷩。四

鄙入保。

丑土之氣
所應也。

豐巴集卷六 三十一

淮南載中央土於季夏
月首
日抄云坤在西南致養之地
間於離兌離火也兌金也
坤在其間中央土也

中央土

土寄旺四時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
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土於四時無乎
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
之末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
揭中央土一令於此
以成五行之序焉

其日戊巳

戊巳十
干之中

其帝黃帝

黃精之君
軒轅氏也

其神后土

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旬龍初為后土
後祀以為社后土官闕黎雖火官實兼后土
也舊說
如此

其蟲倮

倮力果
為倮蟲之長鄭
氏以為虎豹之屬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宮音屬土又為君故配之中央黃鍾本十一
月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八十四
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起如土
為木火金水之根本故以配中央之土土寄

祭法共土氏之廟九別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別
故祀以為社在傳昭二十九
年共土氏有子曰句龍
為后土

太戴禮云倮蟲三百六十
聖人為之長
淮南倮作高贏高誘云羽
落而贏蟲麟為之長

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
還相為宮
淮南云季夏中央律中
百鐘註百鐘林鐘也

陳東選云五之為數天三生木積五為八而地八成之地二生火積五為七而天七成之此五數所以貫乎水火也地四生金積五為九而天九成之天一生水積五為六而地六成之此五數所以通乎金水也數貫乎五行猶土旺于四時以五數屬中央之土不亦宜乎

旺於四時宮音亦冠於十二律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

其數五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之成數又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以成十也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

其味甘其臭香

甘香皆屬土

日抄云鄭氏謂土之臭味也然土安得有臭味竊意土爰稼穡稼穡作甘而其氣則香爾

其祀中雷留祭先心

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故雨雷之後因名室中為中雷亦土神也祭先心者

孔疏云今文尚書歌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

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蔡邕獨斷曰季夏土氣始盛其祀中雷雷神在室祀中雷設主于

天子居太廟太室

中央之室也

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

玉食稷與牛其器圓以閔

圓者象土之周匝四時閔者寬廣之義象土之容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三統曆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

呂註稷牛皆屬土呂紀閔作揜註一作揜以閔

孔疏曰商章也物成
應可章度也
孔疏曰庚辛也則遠
呂註云陽衰陰發
万物肅然應法成性
其則管五寸五分五
釐一毫
少皞之子該見陰
昭二十九年

章節曰西方律清之風
曰涼風溫風變而涼氣
始於東之候也
廣義曰涼風至乃節前

律節曰曰者陰陽之
色也秋屬金而金
之色白也
周書曰涼風不至無嚴
政白露不降民多和
病寒蟬不鳴人皆力
爭奮莫不祭鳥師
旅無功
呂註曰西方總成萬物
章明之故曰總章
呂註曰白路也

翼宿在巳鶉尾之
次建星說見仲春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蓂收其蟲

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

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少皞白精之君金夫氏也蓂收金官之臣少
皞氏之子該也夷則申律長五寸七寸二分十
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九金之成數也辛腥
皆屬金秋陰氣出故祀門祭先肝金克木也
○蓂莢獨斷曰門秋為少陰其氣收成祀
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

始行戮

此記申月之候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
食似人之食而祭先代為食之人也用始行
戮順時
令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

太寢西
堂南偏

乘戎路

兵車
也

駕白駱

蓂收其蟲
曰秋物推蓂
而可收也
洪範曰
金之在火
別有腥氣
非若非酸
其味也辛
故辛為金
之氣味

蓂莢月令
曰鳴則天涼
故謂之寒
蟬

呂註云廉象金
斷割

白馬黑
鬣曰駱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

廉稜角也亦矩之
義深則收藏之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
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
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

還反賞軍
作還乃

帥所類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

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

義詰其吉誅暴慢以明好去聲惡去聲順

彼遠方

簡練簡擇而練習之也專任有功謂大將有
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詰者問其罪
誅者戮其人殘下謂之暴慢上謂
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遠方順服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

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

淮南註云
順循也
呂氏順作
經

審斷決 陸音点

審斷決 獄訟

日本四音

審斷決 獄訟

高誘点

視折審斷

蔡宗点

秦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

周書曰天地不肅君臣乃口

農乃登穀 呂登作升 周書木乃登又云農不登穀 暖氣為火 視言無此候

繕治也。姦在人心。故當有以禁止之。邪見於行。故慎以罪之。務事也。搏戮也。執拘也。

命理瞻傷察創平視折審斷決獄

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

理治獄之官也。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者損筋骨也。嚴者謹重之意。非峻急之謂也。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朱氏曰陽道常健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羸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

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防謹壅塞

以備水潦脩治屋坏培垣牆補城郭

所以為水潦之備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義不知古者嘗祭之時則有出田邑之制故注謂禁封

諸侯及割地為失其義也

毋以割地行大使去聲出大幣

以其違收斂之令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

呂注大幣作重幣 呂記此段下 行是令淳風至三旬

呂註大官謂上公九命之官

戎兵乃來

此亥水之氣所泄也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

蟹有食稻者謂之稻蟹亦介蟲敗穀之類寅中箕星好風能散雲雨故致旱

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寅木之氣所損也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

瘧疾

日記復作後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茲

觶中

巳火之氣所傷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

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

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南呂西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三統曆曰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
淮南子仲秋之月招搖指酉自此以下每月皆曰指某方

南呂五寸三分
既云南任也呂註曰陰呂於陽任其成功

禮記集說卷之六十一

巨紀涼風生淮南生作
呂淮候雁來至
淮南羣鳥翔
夏小正丹鳥羞白鳥
周書曰：鴻雁不來，遠人皆時，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群鳥不養，羞下臣驕慢。

周禮大司馬：獻鳩杖以養老，伊耆氏共老人杖。

有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此記酉月之候。首風，疾風也。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仲春言玄鳥至，此言歸。明春來而秋去也。羞者，所養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

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

廉以深。

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軀。行，猶賜也。糜，即粥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

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冠帶有常。

司服，官名。具飭，條具而飭正之也。上曰衣，下曰裳。衣繪而裳繡。祭服之制也。有恒，有定制也。小大，小則玄冕之一章，大則衮冕之九章也。長短，謂衣長而裳短也。衣服，謂朝服燕服及他服之當為寒備者也。各有劑量，必率循故法，不得更為新異也。冠與帶亦各有常制。

經書首作
羣鳥養羞

夏小正
丹鳥羞

周書曰
鴻雁不來

臣註云有司理官刑不
一故言百凌弱為枉
違強曰撓

臣註寧於周禮為
充人

因造衣
弁作之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聲去毋
或枉撓反文教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刑罰之令前月已行此月又申戒之也枉撓
皆屈曲之義謂不申正理而違法斷之以逆
理故必反受殃禍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去聲犧牲視全

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

小大視長短皆中變五者備當去聲上

帝其饗

宰主牲者祝告神者全謂色不雜具謂臠無
損也養牛羊曰芻養犬豕曰豢得其養則肥
失其養則瘠物色或駢或黝陽祀用駢牲陰
祀用黝牲比類者比附陰陽之類而用之也
小大以臠言長短以角言皆欲中法度也所
視所案所瞻所察所量五者悉備而當於事
上帝且歆饗之矣况羣神乎

天子乃難那以達秋氣以大嘗且麻先

薦寢廟

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此
為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

臣註違作通

呂註云有司於爾
禮為場人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宮室。穿
教脩園倉。

得難也。暑氣退則秋之涼
氣通達故云以達秋氣也

四者皆為歛藏之備
穿地圓曰竇。方曰窖

乃命有司趨民收歛。務畜菜多。
積恣聚。

孟秋已有收歛之命矣。此又趨之。以時不可
緩故也。菜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為備。多
積聚者。凡可為歲
滿者。無不貯儲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
罪無疑。

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
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始
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
壅塞之也。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
冬氣返。故涸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

呂紀雷乃始收聲
惟南雷乃始收
坏呂作俯惟作培
魏書作附廣長
作環。王水曰蟄
虫坏戶。景天華
周書曰雷不始收
諸侯淫供。執虫不
培戶。靡有賴
水不始涸。中豳為
言。惟註涸。疑涸
或作盛

同呂紀作
呂紀南作
有斗作

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
魏書以為
候教

斗南

此與仲春同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朱氏曰。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貨謂化之。以為利。賄。謂有之。以為利。來商旅。所以納貨。賄也。凡此皆以便民用也。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而在外。故言皆至。此言貢賦。職脩也。財。所以待用。財不匱。則無乏

巨記此段下
行之是令白露陰
三句

易關市
唐義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用也。用所以作事。無乏用。則事皆遂也。

其類

大事。如土功。徭役。合諸侯。舉兵。衆之事。皆不可悖。陰陽之大數。因猶依也。如慶賞者。乃發生之類。刑罰者。乃肅殺之類。必順時令。而謹依其類。以行之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

國乃有恐。

卯木之氣所應也。卯中有房心。心為大火。故不雨。且有火訛之驚恐也。

三統曆季秋之月日
在戌五度九月中日
在房五度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
復扶又生

午火之氣
所傷也

行冬令則風災數朔起收雷先行草

木蚤死

子水之氣所泄也收雷收聲
之雷也先行先期而動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房在卯大
火之次也

淮註曰陰氣上升陽氣
下降五物隨陽而為無
出見凡曰陰至成而盛
陽至成而不厭故謂之無
射無射于八分八釐四
毫八絲

呂紀候雁來賓字連
董字上
夏小正雁來賓
夏小正國語爵入于
海為蛤呂紀賓雁入
大水為蛤
夏小正榮鞠
呂紀淮南鞠作菊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
毛其音商律中無射亦其數九其味
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
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古答鞠有

黃華花豺乃祭獸戮禽

此記戌月之候。鴻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
後至者為賓。如先登者為主。從之以登者
為客也。爵為蛤。飛物化為潛物也。鞠色不一
而專言黃者。秋令在五金。金自有五色。而黃為

周書鴻雁不
來小民不服
爵不入大水
失時之極者
無黃華未
稼穡豺不
祭獸爪牙
不良

呂氏淮南內作入

貴故鞠色以黃為正也。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之以食也。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務內。謂專務收斂諸物於內。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也。宣出。則悖時令。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農事備收。百穀皆斂也。要者。租賦所入之數。籍田所收。歸之神倉。將以供粢盛也。祇。謂謹其事。敬。謂一其心。飭。謂致其力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總至。疑聚而至也。

此室。虞。此。七月。曰。為。改。歲。入。

周禮季秋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

上十命樂正入學習吹去聲

吹主樂聲而言

是月也大饗帝白嘗犧牲告備于

天子

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饗嘗皆用犧牲仲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

合諸侯制百縣為去聲來歲受朔日與

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

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

事無有所私

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百縣注云合諸侯制絕句不可從○劉氏曰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敕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各敕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上之事而不可有私也言郊廟者舉其重也蓋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縣使奉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為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或疑是時秦未并天下未有諸侯百縣此仍是古制愚按畢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又按昭襄王之時封

班馬政 臣紀作獲
馬註云獲擇也

臣註五兵謂刀劍
矛戟矢

惟僕字上有太子

同札較人六馬

禮馬 戎馬

奇馬 道馬

田馬 駕馬

草色謂七當

為六也

魏冉穰侯。公于市宛侯。懼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者事久矣。不韋作相時。已滅東周君。六國削甚。秦已得天下。大半。故其立制。欲如此也。其後徒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為。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班馬政

教於田獵謂因獵而教之以戰陳之事習用弓矢及矛戈戟之五兵班布乘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同異力之強弱各以類相從也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

整設于屏外司徒搢紳北面誓之

僕戎僕也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駟主之并總主六駟者為七駟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析羽之旌龜蛇之旒旒既畢而授車于乘者以尊卑為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屏外於是司徒搢紳于陳前北面誓戒之此時六軍皆向南而陳也搢即夏楚二物也周禮戎僕中大夫二人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

主祠祭禽于四方

禮記卷之六十一

授車上
紀有與字
註與與也

同書草木不莖
是為征陽
咸俯氏多流亡

俯淮南作悅
內呂紀作穴
夏亦定能羅
周禮蟄獸

天子戎服而嚴厲其威武之飾親用弓矢以
殺禽獸蓋奉祭祀之物當親殺也獵竟則命
典祀之官取獵地所獲之獸祭於郊
以報四方之神禽者獸之通名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備禦
寒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墜觀其戶

俯垂頭也內穴之
深處也墜塞也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刑於罪相得即決之留
而不決亦停時令也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謂索之使還各依本
等祿秩不當謂不應得而恩命濫賜之者也
供養膳服之具也貴賤各有宜用不宜
謂侈僭踰制者此亦順秋令之嚴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

未中東
井主之

冬藏殃敗

實害之藏
為水所侵

辰土之氣所應也

民多勦求嚏帝

未土之氣所應也。勦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皆肺疾。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

地分裂

丑土之氣所應也。裂。坼也。

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懈惰師

興不居

辰土之氣所應也。不居。不得止息也。

三統曆十月節日在尾十度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尾在寅。折木之次也。七星。見季春。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

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

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臣。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相代為水官。在傳云脩及熙為玄冥是也。介。甲也。介蟲。龜為長。水物也。羽音屬水。應鍾。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水成數六。鹹。朽。皆水屬。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也。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

孔疏曰羽象也聚散字重復之
應鐘戶註陰應於陽轉成其功万物聚
差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行准作腐
行准作并

戶註脩作循

廣厚曰立冬之五百孫
乃榮冬莖熟水始
冰

岸節水面初凝未
至於堅地凍而未
至於折

自夏小正玄雉入于淮
為蜃白氏亦曰
野鷗入大水為蜃

祀行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
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
故也○蔡邕獨斷曰行冬為太陰盛寒為水
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較壤厚二尺廣五
尺輪四尺北面
設主於較上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
不見

此記亥月之候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
晉武庫中忽有雉雉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
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類書有言雉與蛇交
而生子子必為蠖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為蠖
理或有之陰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
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

三寸許

周書曰水
不冰是伏
陰負地
不始凍者
徵之於雉
不入於國
多治雉
不藏雉不
專一

伏耳

天子居玄堂左个

北堂之
西偏也

乘玄騶駕鐵驪

鐵色
之馬

載玄枋衣素衣

黑深而玄淺如
朱漆而赤淺也

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闕以匱

呂紀其器宏以尊

閑者中實。
盍者上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
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
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
孤寡。

死事。為國事而死也。孤寡。即死
事者之妻子。不言諸侯。與夏同。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筮。占兆。審

大史。臣。紀。作。夫。卜。

卦吉凶

馮氏曰。釁。龜筮者。殺牲取血。而塗龜與著筮也。吉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攘卻不祥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待用也。釁龜而占兆。釁筮而審卦。吉凶。太史之職也。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獄吏治獄。寧無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幾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月。乃衣之也。

自夏。九月。王始裘。
見夫。臣。紀。作。夫。文。

周書天氣不上騰
地氣不降君臣相疑
不閉塞而成冬
後注
淫佚

后紀閉而成冬
廣義橋恰黃閉塞
而成冬

注疏本有司作司徒

后紀坏作地管作閩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
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不交則不通
不通則閉塞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聲積聚
無有不斂

申嚴仲秋
積聚之令

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

坏補其缺薄處也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
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鎖須也閉鎖簡也管

籥鎖匙鍵閉或有破壞故
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

固封疆備邊竟境完要塞先代謹關

梁塞後溪徑

要塞邊城要害處也關境上門
梁橋也後徑野獸往來之路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筮丘

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

等級

飭喪紀者飭正喪事之紀律也即辨衣裳以
下諸事是已上衰下裳以布之精麗為親疎

宋選曰衣堂禮註
兼生死而言王若
黃氏曰觀本文厚
薄之度貴賤之
等級則衣裳雖
重輕亦宜為是

后紀疆作聖

筮官紀作
營

易本義云
不閉塞也

故曰辨亦謂襲歛之衣數多寡也棺槨厚薄有貴賤之等坐有大小丘塋有高卑皆不可踰越厚薄之度主禮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故總曰審○朱氏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時而飭喪紀焉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

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

為上物勸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

去聲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工師百工之長效呈也諸器皆成獨主祭器祭器尊也度法也程式也淫巧指諸器而言

致讀為緻謂功力密緻也一讀如字亦通勸刻也刻名於器以考工人之誠偽也行猶治也窮其情者究詰其詐偽之情也

是月也大飲烝

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為燕飲也舊說烝并也此乃饗禮并牲射於俎上謂之房烝未知是

呂註氏天地四時皆為天宗云云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日抄曰公社別民社耳

淮南角力下有勁
字註勁強貌

曰物曰此謂收水澤
之賦而又禁其擾
然恐不若澤梁無
禁之相安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以仲冬
大閱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
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非民以為天
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水虞澤虞也漁師漁人也見
周禮水冬涸故以冬特收賦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
泄民多流亡

寅木之氣
所泄也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
復出

巳火之氣
所損也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

此所引者在傳
僖五年文

侵削

申金之氣所淫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壁中旦軫

中斗在丑星紀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

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

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黃鍾子律長九寸

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

尔雅註半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

呂註曰方物黃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鐘日抄曰黃者中之色天子之德也

鷓鴣鷓鴣

鷓鴣音鷓鴣

鷓鴣鷓鴣

鷓鴣鷓鴣

鷓鴣鷓鴣

鷓鴣鷓鴣

鷓鴣鷓鴣

鷓鴣鷓鴣

鷓鴣鷓鴣

鷓鴣鷓鴣

冰益壯地始坼鷓鴣旦不鳴虎始交

此記子月之候鷓鴣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

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粢其器

闕以奄

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也

飭死事

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陳當焉必死之志也

作坼風俗通云虎陽物呂註謂陽中陰也律呂曰陰物廣義曰岩樞華虎始交

榮選曰蓋者蟄虫之所蟄固堅也

榮選曰先王此月農隙徒杠輿梁乘屋大同皆於此為之

呂氏坦作且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

順閉藏之令以安伏蟄之性也固堅也而猶其也周禮仲冬教大閱此言毋起大衆是誠

呂氏之書矣

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

月

沮者壞散之義因破壞而宣泄故云沮泄也天地之閉回氣類猶房室之安藏人也若發

散天地之所藏則諸蟄皆死是干犯陰陽之令疾疫必為民災喪禍隨之而見一說喪讀去聲謂民因避疾疫而逃亡也暢月未詳舊說暢克也言所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皆克實於內故也朱氏謂陽久屈而後伸故云暢月也未知孰是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

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

近習毋有不禁

奄尹羣奄之長也以其精氣奄閉故名闔人官令宮中之政令也重閉內外皆閉也減省婦人之事務順陰靜也淫謂女功之過巧者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其嬖幸者

月令同各閭作

日抄用麥曰麴用米曰
麴
日抄燬作饔唯作燬

日紀貸作忒

乃命大酉

擊

秣稻必齊

麴蘖必時

尖

燬必潔

水泉必香陶器必良

去聲

必得兼用六物大酉監

古街

之母

有差貸

大酉酒官之長也秣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
度也必時製造及時也湛漬而滌之也燬蒸
炊也必潔無所汚也必香無穢惡之氣也必
良無罅漏之失也必得適生熟之宜也物事
也六物謂必齊以下六
事差貸不中法式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各源淵

澤井泉

冬令方中水德至盛
故為民祈而祀之也

是月也農有收藏積聚者馬牛畜

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取之不詰罪
在不收斂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

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

赦

罪之不赦。惡其不相共利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短至。短之極也。陰陽之爭。與夏至同。諸生者。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

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

所定。

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言去彼言節者。欲而此言禁。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微則盛陽未。至於甚傷陰盛。則微陽當在於善保故也。

呂氏
夏必拿身欲寧

淮南芬芬挺出在芸
始生上

逆周書言無芸始生
手冰以芸芬挺合為

一候

廣義芬芬挺出水仙偏

周書芬芬挺不生。和

士專權。蚯蚓不結

君政不行。麋角不

解。兵甲不。水泉

不動。陰不。義陽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

動

荔挺出。呂註点

此又言子月之候。芸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也。解脫也。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枯涸者。漸滋發也。十二月。惟子午之月。皆再記其候者。詳於陰陽之萌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陰盛則材成。故伐而取之。大曰竹。小曰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

用者。

淮南
丘蟄結

陰麋角

凡曰旱者火氣乘之故來年旱

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焉之事此閉藏休息之時故可罷去

塗闕廷門間築園囿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火氣乘之應於來年

氛霧冥冥

亦火氣所蒸

雷乃發聲

陰不能固陽也午火之氣所克也

行秋令則天時雨去汁執瓜瓠不成

雨雪雜下曰汁

國有大兵

酉金之氣所淫也

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

卯中大火之所主也

民多疥癩

卯木之氣所泄也

后紀疥作疾

皇已集卷六十一

大呂管八寸三分七厘六毫
呂註曰去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
凡曰陰律之始陰配陽而行者于是為大故曰大呂

送周禮書鄉作向
乳雞雉
淮南雞呼鄉
草節乳者有也

周書曰雁不北向
民不懷土鶩不始
巢國不寧雉不
始能國大水雞不
始乳男淫女淫田力

日物土牛之法歲干為首之色甲乙青丙換歲支為身之色寅卯青巳午赤申酉白亥子黑辰戌丑未黃以立春日干為角耳尾之色支色為脛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曰氏中

女在子玄
考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

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

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

鴈北鄉去聲鵲始巢雉雉去聲乳去聲

此記丑月之候

廣義曰
雉始梅
花開雞
始乳款冬
華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粢其器闕以奄

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那旁磔責出土牛以送

寒氣

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舊說此月日經虛危

征鳥厲疾 呂註点
送周書征作執鳥
周書曰執鳥鳥不厲
國不除兵

征鳥厲疾

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
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
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
之氣能為厲鬼將來或為災厲故難禳以攘
除之事或然也出猶作也月建丑丑為牛
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征鳥鷹隼之屬以其善擊故
曰征厲疾者猛厲而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
祇

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也孟
冬言其天宗此或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

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

魚先薦寢廟

獵而親殺為奉祭也則
漁而親往亦為薦先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水冰以入

水之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
故云腹堅腹猶內也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
冰冰入則陰
事之終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

今月令無堅
陸音腹本作複
呂記腹作復
周書曰水澤不腹堅
言乃不從

呂記以作
已

禮記月令卷之六

耒耜具田器

水入之後大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出其
所藏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耦謂二人相
偶也採木為耒斲木為耜今之耜以鐵為之
田器鐵基之屬凡治田所用者也此皆豫備
東作之事陽
事之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飲作樂於太寢以
綴恩也五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
族○疏曰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季
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

百祀之薪燎

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謂有常數也大而可
析者謂之薪小而束者謂之柴薪燎炊爨及
夜燎之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

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玄枵至此窮盡還
次玄枵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
玄枵至此窮盡還復會於玄枵也二十八宿
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
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
云回于天也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

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不為正終故云幾於終也歲且更始者所謂終則有始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而汝也。在上者當專壹汝農之事毋得徭役使之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

令以待來歲之宜

朱氏曰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歲既更始故事亦有異宜者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

共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列謂大小之等差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入本乎祖故祖廟之牲使同姓諸侯供之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

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歷者序次其多寡之數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

畏介蟲為兵之象也戌土之氣所應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

胎未生者夭方生者

國多固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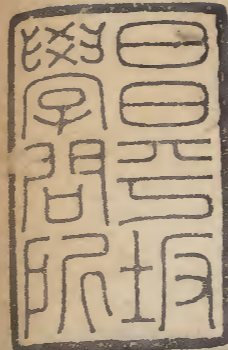
固謂久而不差辰土之氣所應

命之曰逆

以歲終而行歲始之令也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火奪水之令也未土之氣所應



禮記集說卷之六

明曆二年丙申十一月十六日講了此篇且如訓點
而粗書諸家異說於鰲頭其詳在別記

春齋何陽子 二十九歲

